

13.03

福建地方志丛书

清流縣誌

民国·林善庆主修



福建地图出版社出版
南平市第一印刷厂承印
32开本 14×20 , 32千字
统一书号 ISBN7-80516-070-8/K·71
1989年10月印刷
印数1500册

定价11.50元

前 言

民国五年（1916），本县开设修志局编修县志，由于战乱频仍，所编稿本，荡然无存。三十三年（1944），继起兴修，以经费不继，又告停顿。直至三十六年春，本省南安县人林善庆县长莅任之后，毅然以修志事业引为己任，成立修志委员会，宽筹经费，限期毕事，历时数月，期届稿成。此志存留至今仅有数部，而且纸质低劣，虫蛀鼠啮，再过一时，势将散失、湮没，为抢救文化遗产起见，现予以整理出版。

现存的《清流县志》共有四种，其中以本志内容最为完备、资料最为丰富。全书计22卷、30余万字，纵述了八百余年清流建置以来的社会历史与自然状况，既吸收了前几部旧志的优点，又对其内容进行了增删，使之益臻完善。但也存在着许多封建糟粕，诸如宣扬封建伦理道德、攻击农民起义等，均有待于读者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伪存真，剔除其糟粕，吸取其精华，以期更好地为当前两个文明建设服务。

本书由黄兆森、唐功轩、李升宝等同志整理校注，并经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审核，廖宗刚同志给予竭诚指导，在此特表谢忱。

福建省清流县地方志办公室

一九八八年七月

目 录

卷 首	(1)
序	(1)
职员表	(11)
凡例	(17)
天文志	(20)
经纬度	(22)
日出入	(22)
寒温度	(22)
雨量和风向	(23)
气象	(23)
地理志	(24)
沿革	(24)
疆域	(25)
乡镇	(30)
山川	(39)
古迹	(83)
形胜	(88)
守御	(90)
建置志	(91)
城壕	(91)

县治	(93)
街市	(99)
机关团体	(100)
坊表	(103)
坟墓	(105)
大事志	(111)
灾祥、寇变	(111)
户口志	(128)
明代人口	(128)
清代人口	(129)
现在人口	(129)
徭役	(133)
赋税志	(135)
田赋	(135)
税捐	(139)
职官志	(143)
秩官	(144)
附：生祠	(187)
学校志	(208)
儒学	(208)
孔庙	(216)
试院	(235)
义学	(236)
书院田	(237)
射圃	(244)

学校	(245)
选举志	(248)
进士	(249)
乡举	(252)
贡廪	(260)
荐辟	(282)
仕宦	(283)
职员	(294)
武勋	(295)
封赠	(299)
乡饮	(301)
议员	(303)
学校毕业	(303)
省训	(308)
武备志	(310)
宋至元代	(310)
明代	(310)
清代	(311)
民国	(312)
党团志	(314)
县党部	(316)
青年团	(318)
县商会	(318)
县农会	(319)
县教育会	(319)

县议会	(320)
乡镇民代表大会、保民大会	(321)
物产志	(322)
谷属	(322)
蔬属	(324)
果属	(328)
花属	(331)
木属	(335)
竹属	(338)
药属	(339)
草属	(341)
羽属	(342)
毛属	(345)
鳞属	(349)
虫属	(351)
货属	(354)
实业志	(356)
农业	(356)
林业	(357)
矿业	(358)
手工业	(359)
交通志	(360)
粮运站	(360)
旧铺驿	(360)
船行	(360)

公路·····	(361)
邮政·····	(361)
电话·····	(361)
水利志 ·····	(363)
陂·····	(363)
官陂计划书·····	(367)
井·····	(377)
货币志 ·····	(379)
五代·····	(379)
宋·····	(379)
元·····	(379)
明·····	(380)
清·····	(380)
民国·····	(381)
庙祀志 ·····	(383)
庙·····	(383)
祠·····	(400)
坛·····	(410)
寺·····	(410)
观·····	(413)
庵·····	(414)
堂·····	(415)
室·····	(415)
附：寺观·····	(417)
义举志 ·····	(421)

仓储	(421)
桥渡	(422)
凉亭	(440)
义冢	(443)
养济院	(444)
育婴堂	(444)
宗教志	(445)
佛教	(445)
道教	(446)
耶稣教(即基督教)	(446)
回教	(447)
风俗志	(448)
艺文志	(452)
著述	(452)
文苑传	(454)
人物志	(466)
列传	(466)
孝友传	(497)
乡行传	(504)
循良传	(516)
烈女传	(526)
杂传	(545)

卷 首

序

清流县第五次修志序

县志为一县之历史，其盛衰之理，兴废之道，与整个国家及世界大局，无不切切相关，岂特关系一县而已，其重要可知矣。清流自宋哲宗元符元年开县以来，历元、明、清至于今（民国三十六年丁亥），八百六十七年矣。其志凡五修，初次隔四百六十五年（宋哲宗元符元年至明嘉靖二十四年），二次隔九十五年（明嘉靖二十四年至崇祯十二年），三次隔六十三年（明崇祯十二年至清康熙四十一年），四次隔一百二十年（康熙四十一年至道光九年），今隔一百一十七年始行重修（清道光九年至民国三十六年），是为五次之志矣。以前四志因年湮代久，大多缺失不全，今虽重修，历时既久，材料自难搜集无遗。余忝主修，亦只能提纲挈领而已。幸此次协修、主纂、编纂诸执事及修志诸委员暨采访员、募款员均能竭智尽忠，以称职守，故此志得以编成付梓，以垂永久而传无穷。其盛衰兴废之迹，得失利弊之因，与夫国家世界相关之由，亦可于县志中窥其一二。

至若建县以来，凡天文、地理、户口、赋税、货币、物产、实业、交通、水利、职官、选举、风俗、文化（文艺教育）、宗

教、庙祀、义举、乡行以及邑中大事，暨党团、沿革等，无不应有尽有，记其梗概，使阖邑之人，一读其志即知所警惕，知所勉励，知所振奋，知所努力矣。是此志之编成，不无千虑一得之可取也。

尚有不能已于言者，即清邑虽僻处万山，交通不便，教育落后，然山明水秀，衣冠文物之盛，早著于朱明；超群之士，节义文章，亦彰于史册。今值国家实施宪政之时，地方自治行将完成之候，在此面临民主洪流之中，正邦家振衰起废之秋，吾人若能因县志之编成，而知兴革之所在，大家精诚团结，亲爱互助，同心同德，切实合作，使地方安定，交通开发，教育普及，生产增加，县政进步，因而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事尽其功，以完成管(政治)、教(文化)、养(经济)、卫(治安)四大建国之根本建设，则本迎头赶上之旨，力争上游，不断振奋，有恒努力，是本县不但可恢复朱明之旧观，且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而其影响，可使三民主义得以具体实现，以奠定国家自治之基础，臻民生乐利之域，国泰民安之境。诚如是，则斯志之修，岂特有关本邑之世道人心及其振衰起废已哉？是为序。

民国三十六年丁亥秋，主修县长南安林善庆亲撰并题

序

邑辟于宋元符间，邑乘之创，迟至明嘉靖乙巳。陈侯桂芳蒐罗纂辑，幸而成书，清之有邑志也，自侯始。然前后相距数百年，纪载缺略，传闻异辞，遗漏在所难免。嗣是一修于万历癸巳阮侯辑吾，再修于崇祯十二年邓令应韬，三修于清康熙壬午王令士俊，四修于道光己丑乔令有豫。自道光以来，失修又百有余年

矣。民元五年，宋公城遵省令设局编纂，未数月以政局变更中止。自是匪乱频仍，所编各稿荡然无存。迄刘公正平，继起兴修，以经费维艰，又告停顿。丁亥春，林公善庆捧檄莅清，慨邑志之辗转难成也，毅然引为己任，宽筹志费、限期毕事，仍以琼等承其乏。兹幸赖同事诸君子之勩赞，克于数阅月内如期脱稿，志事告竣、可为欣慰。

然予心窃有感焉。夫纪一代之典章文物者为史，纪一邑之沿革损益者为志，志亦史也。然则纂一邑之志，与纂一代之史，其责任关系将毋同？故作史者必具有才、学、识三长，非可率尔操觚也。琼等足迹不出户庭，非古人得力于周游名山大川者可比；孤陋寡闻、更非古人左图右史，以秘书郎自随者可比，是役也，第缀拾遗闻，补苴罅漏而已。后之君子，删其繁，去其芜，因而修饰之，润色之，上以备輶轩之采访，下以资吏治之考镜，则幸矣。是用纪其缘起而为之序。

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丁亥秋七月上沅，王琼谨识

《清流县志》旧序

邑之有志，昉于上世九邱、《夏书》、《禹贡》、《周礼》、《职方》、《春秋》列国之史，汉、唐、宋輿地之志。志亦史也。史有二体，曰纪传之史，曰编年之史。作史有三长，曰才也，学也，识也。纪传本于《尚书》，地志昉于《禹贡》，今之邑志，因之与《春秋》编年不同，而有资于才、学、识之三长一也，兼是至长，而又纪事以实，持论以公，于是乎惟良。然则志待人而修，而地匪志无传焉。

清流虽僻在南区，衣冠文物之盛，不殊中州，旷数百年间，

未有任纪载之责者何哉？意莅是土者，汲汲然以簿书期会为事，以条格法令为贤，不暇因俗以为教、沦溺于俗吏之流欤？是故予承乏以来，访求邑事无征，其附见于郡志以上者，寝约而不详，或遗而弗纪，间见于野史所载者，则又简编断残，并豕鱼舛误，于是日夜校阅，辨真伪，明是非，复省俗观民，询事采言，披案牘，参史传，掇拾见闻，裁成新志，以辨疆土，以定星野，以陈职贡，以明官守，彰人文，微以尽物，明以尽民，幽以尽神，事列卷分，提纲揭目，原始要终，窃比纪传之体也。其纪事之实，持论之公，自谓差有一得，乃若才、学、识之三长、深有愧焉。是尚何能由数百载之后而考求往事于数百载之间哉？矧以官守羁之，民事夺之，无所见已矣，安能周游历访，如太史公乎？无所稽已矣，安得极博旁搜，求秘书郎乎？是志之修，如蚕作茧，见物即成，岂能详备？而补塞遗脱，姑以俟乎君子。极知狂僭，不足以信今传后，然于君子更化善俗之道，学者多识畜德之资，或亦少裨于万一云。

嘉靖二十四年春，阳江陈桂芳题

初修《清流县志》旧序

清流，古百里国也。厥惟明秀，肇辟蚕丛，历宋入明、节义文章之士，代兴崛起。载稽邑乘，创于嘉靖乙巳陈公西川之手。越万历癸巳，阮公缉吾重为葺之。日久残缺，披图忼然。

岁丁丑，唐使君定谷征予修郡书，时草册以佐采择，而邑书之残缺如故。夫邑书宜详于郡，而反逊缺略，其何以光昭文献，称司牧任也？迩年军国多事，当事日议搜括，议捐助，处仰屋之秋，而商操觚剗剗，似非急计，然衷有不能已者。越己卯春，予

与学博陈君又元、涂君心孔谋所以修之。不揣绵力，捐资以梓，亦惟征文考献，与募兵筹饷相纬。

在昔汉丞相何入关，先收秦图书，而知天下厄塞，户口强弱，唐李卫公经略四川，建筹边楼，而以南道山川，图之左，图之右。古人诚有渊虑，谁谓弹丸形胜，川原夷险，户口增耗，以及人文盛衰，无关国运也哉？故尝徘徊东华南极，而瞻天尺五，亦尝听桓笛，眇春渡，而怆念玉关，悚心衣衾；尝闻晓钟，对夜月，而心依长乐，兴短庾楼；亦尝踏残雪，抚中流，而勤思愬功，缅怀祖楫。夫将引兹邑之风景土物，与俱发愤，以为关西锁钥矣乎？嗣是遂稽往古，观古茂宰有经始署廛与蠲贴盐钱，置洞寨以备寇者，亦有擢令为守，劝农兴学，而庙食到今，耕桑未坠者。则宁保障，无茧丝之心，油然而生矣。

观古名吏，有力战湘阴而裹革，诣垒谕贼而解散者，则即日中无忘阴雨之怀，肃然起矣。观古文学，有博通经史，不营仕进，与夫山水自怡，迹远公庭者，则宁刺绣文，无倚市门之志，翥然兴矣。观古闾巷侠烈，有子父冲锋，以身捍敌，与夫挑捷陷伏，割股抚孤者，则宁流芳，无遗臭之风，毅然植矣。凡此种种懿行，代不胜数，一皆忠臣孝子之谱，纲常名教之堤。以至近代，如裴恭靖公，清节雅操，作名臣冠，迄今读其《青蒲谏草》尚凛凛有生气，则又二百余年，地灵所聚，而树奕世之仪型者。夫道不足以存往，法不足以宪后，不可谓志。方今兵饷坐拙，文教未揆，武卫弗奋，当局者谓事事度越古人，实事事不如古人，存此志而芳规覆轍、犁然眉列，文事武备，有常仪的，乌得睨邑乘为缘饰太平之具，而无关救时之急也？昔韩宣子读《易·象》、《春秋》而知周礼在鲁。

是役也，润色则孝廉裴君飞际、伍君旭庵董其成，而草创则太学裴鼎卿、文学邹瑞麟、廖白水共有其功。一皆剖心宵旦，竭怀德怨，视彼任情失正，征贿鬻笔，吹霜煦露，寒暑毫端者，若蓬楉焉。倘有采四方之志，成一家言，以佐车书一统之盛者，请藉手以献，即谓清犹秉礼教之遗可矣。

崇祯十二年春主修知县邓应韬题

重修《清流县志》旧序

今以天下如此其大也，人物如此其盛也，官师如此其繁也，时事如此其变也，其间山川之绣错，风俗之贞淫，政治之得失，与夫盛衰损益之故，草本禽鱼之属、可考而镜者，皆赖乎笔以书之，史以记之，而所谓大且盛，与繁且变者，无不一览而周之也。若是乎志之不可不讲也审矣。

盖古者列国，皆有史官掌载时事。自秦分为郡县，采风之使不下逮，然一州一邑之事，靡不悉志以为成书。历汉、唐、宋、元、明以来，无代无之，亦无地无之，固不独天子诸侯为然，后凡任城社之寄者，亦靡不仿而行之。有清定鼎六十余年，车书一统之盛，靡前古之所未有。德业文章，祯祥瑞应、史不胜书。何有乎囊尔之邑，亦与之考古今，辨是非，而且欲冀思彤管而昭示来世也哉！不知泰山不辞土壤，故能成其高，河海不择细流，故能成其大，清阳虽土壤细流乎，然土地孰非天子之版章？人民孰非天子之赤子？政事孰非天子之命吏？宁可以略而弗书，冗而弗辑耶？

且邑处山陬，旧虽有志，寥寥数帙，文不雅驯，幸有作庵王先生为国纪典，宦游归里，年逾七旬，凡邑之习尚、兴废、治乱、因革靡不若数计而烛照者。俊于辛巳仲夏，捧檄莅清，日图夫补

偏救弊，举废饰新；而于县志要书，尤思先为编辑，又自念闻见荒劣，何所取裁？因请作庵先生董其事，且与博洽之多士共校是书。始于仲夏，成于季冬。为卷者十，为目者三十有二，凡八阅月，讨论润色，稍竭管窥，虽不能上襄盛大繁变之观，而于官师人物、山川、风俗、政治兴衰、禽鱼草木之属，庶免于无征不信云尔。若谓提衡悬鉴，彰往察来，其更化宜民之政，亦即见端于此。此固冉有氏所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者。俊不敏，何足以知之哉？

康熙四十一年壬午季冬，主修知县三韩王士俊题

《清流县志》旧序

我朝自定鼎以来，统一区宇，又安六合，垂二百余年矣。凡土地舆图、山川风土、人物冠裳之盛，功业文章之美，备详《一统志》；下及直省、府、州、县、卫，皆有志乘。予恭膺简节，出守汀南，数载于兹，适上宪修辑通志，檄各照事宜，留心采访。汀郡八邑，开局伊始，清流乔令赍所缴省局稿本，丐序于予，余为弁言简端。

清邑自宋开县后，志凡三修。然陈、邓二令旧本，世远年湮，既多缺失；王令增修，年岁颇近，而其所载记，亦不尽满人意。作史难，作志尤难，此古人所以有五难之论也。今本厘为十志，仿郑渔仲《通志》之例，若舆地、建置、赋役、职官、学校、选举、人物、艺文、食货、杂志。先撮其纲、后系其目，义例贯串，秩然不淆，则志虽非史，亦未始非史之遗矣。莅斯土者，不沾沾于簿书钱谷，而留意于此，即有心民瘼者之所为也。余尤喜其因通志之修，而邑乘兼成且速。是役也，纂修者若而人，分校者若

而人。向非令之治洽于人心，而邑之绅士应之如响，能若是与？是为序。

道光九年己丑腊月，知汀州府事长白觉罗诚善撰

重修《清流县志》旧序

志者，志也，擅长始于司马，作难叹于交通。起例发凡，胥折衷于一是；属词比事，更斧藻乎群言。固作乘之宜然，岂操孤之率尔？盖县志关乎县治，沿革损益，靡不详而载笔。即以载言，美恶褒讥无弗备。

清虽僻壤，著有秩编，世已云遥，卷多失次。创始于宋，既代远而年湮；更修于明，亦抱残而守缺。嗟乎！风景非旧，典物犹存，铸金石者难为工，摧枯朽者易为力。不有作者，何以补遗？嗣是王公士俊继之，虽藻彩缤纷，疏漏亦或不免，矧故老闾寂，增修益更为难。

今者恭逢上宪之咨諏，纂成通志，爰集邑乘之散佚，续为完书。莫言长效乎三，窃仿志列以十。文繁于昔，若网在纲，事增于前，如丝就绪。幸苟成之在望，兰臭同馨，匪少贱之多能，笔花共灿。聊纪片言，以质来者。

道光九年，知清流县事东鲁乔有豫撰

《清流县志》旧序

甚矣，作志之难也，以数人之耳目，而欲周知一邑难矣；以数十年之人，而欲考核百年之前，抑又难矣。察察为明，则近于苛刻，随人唯诺，则不免模棱。故国史之难，难在拘于时，迫于势，有忌讳肘掣而不得逞。若邑志则无拘迫矣，而又苦于父老之